

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出版

第二目錄

題詞

- (一) 江叔海先生
(二) 梁任公先生

特載

詩經傳說自序

江叔海先生

聖武親征錄校注序

王靜安先生

古詩十九首之研究

梁任公先生

專著

毛詩鄭箋漢制考證

聞惕

周官聯事考

王鏡第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補

劉盼遂

名原複音廣證

杜綱百

連縣語根述略

高亨

荀子詩說

余戴海

三統歷簡譜

吳其昌

西漢賦注

汪吟龍

文苑

擬張皋文鄧石如篆勢賦

詩詞

實學國維署檢

本刊啟事

第三期要目預誌

一、本刊由北京清華大學研究院實學社

編辦篇章概由作者負責

二、本刊爲發皇學術整理國故起見雖由

本社同人負責編輯但期爲國學界公

共論壇海內大師錫以鴻筭當登特載

三、本刊暫分特載專著文苑三欄以後審

察稿件隨時增補

四、本刊編辦伊始籌畫未周所冀碩彥魁

儒南鍼時錫庶學術日光人文蔚起匪

獨本刊之幸也

春秋名字解詁補正(續第一期)

劉盼遂

周官聯事考(續)

王鏡第

中庸僞書攷(續第一期)

杜鋼百

廣刺孟

汪吟龍

尒雅釋例匡謬(續第一期)

聞惕

荀子字義疏證(續第一期)

余戴海

墨子大小取辭義

高亨

兩宋歷數天文學考(續第一期)

吳其昌

惜餘春賦

汪吟龍

特載稿件臨時加入 增白

題詞

長汀江翰

儒術中原久失真一編之子具精神

華此日多英俊卻喜劉瓛是故人

謂劉盼遂

有清政據共爭先初括功偏落宋賢

易輯鄭廷詩集三家皆學於王伯厚言古勅者六自吳才老始也

門戶不分公

理出中霄灑清盡日中天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

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

俗更誓哲理膺新知十年

以後常思我舉國猶狂欲

語誰共界無窮願無央海天

寥廓之多時

平生最惡宰豎矜作態冲吟

去恨誰系事禍為後所倚百

年力与命相持立名豈患無傳

地報國惟憂或後時東學英雄

先學道肯將榮瘁校羣兒

二十餘年為少作詩格極幼穉不覺觀但稍
現形力有病中借題寄學 忍以

特 載

詩經集說自序

江瀚

漢代傳詩者凡四家。齊魯韓立最早。毛詩晚出。齊詩至魏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逮南宋韓詩亦亡。獨存外傳。王伯厚作詩攷。已語焉不詳。有清諸儒。更爲搜輯。遺說佚文。扶翼微學。顧皆零章斷句。無一完篇。欲窺全經。殆舍毛詩末由矣。余於壬戌秋應山西大學之聘。教授詩經。非特不廢毛序。且備列傳箋。然實以經爲主。固不敢違經而曲徇傳箋。亦不敢高語三家而輕詆毛鄭。序傳箋與經相合。則不別爲之解。序傳箋與經不相合。然後取三家遺文。及近世經說以正之。或徑采朱氏詩集傳。戴東原詩經補注已開其先或遂闕疑。雖間下己意。然必有顯證。無敢臆決。誠以經者天下之公理。斷不容稍有門戶意見之私加於其間者也。乙丑之冬。乃就所講。錄而存之。題曰詩經集說。仍依毛氏詁訓傳分爲三十卷云。長汀江瀚識於太原山西大學。

長汀江先生湛潛於詩。所著詩經四家異文攷補一書。有足令王應麟范家相葉鈞陳喬樞

失色者。戊亥之際。盼遂在太原。受學先生。得讀所著石翁山房筆記。攷證積粟。謀慮通長。私以爲顧氏日知錄錢氏養新錄之儔也。今又辱承茲篇。命以校字之役。爰亟登入本刊。以見先生之耄而勤劬。願力宏大。幾後輩之類唐沓泄者。得因以警惕焉。盼遂志

聖武親征錄校注序

王國維

聖武親征錄一書。乾隆間修四庫書時。以其詞頗蹇澀。譯語互異。未著於錄。僅存其目於史部雜史類中。錢竹汀先生始表章其書。爲之跋尾。道光以後。學者頗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地理。此書亦漸重於世。張石洲何願船二先生始爲之校勘。而何氏治之尤勤。其歿後稿本流傳京師。光緒朝士若順德李仲約侍郎。萍鄉文道希學士。嘉興沈子培先生。遞有增益。歲在甲午。桐廬袁重黎太常刊之於蕪湖。是爲此書有刊本之始。顧張何二家所據本。雖云出竹汀先生家。然輾轉傳鈔。謬誤百出。石洲僅得翁覃谿學士家藏本一校之。無大懸絕也。余前在海上。於嘉興沈先生座上。見其所校說郛本親征錄。爲明弘治舊鈔。與何本異同甚多。先生晚歲不甚談元史事。然於說郛本猶鄭重手校。未幾。先生歸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見。比來京師。膠州柯鳳孫學士爲余言元。太祖初起時之十三翼

。今本親征錄不具。說郛本獨多一翼。乃益夢想說郛本。旋知其本藏江安傅君沅叔所。乙丑季冬。乃從沅叔借校。沅叔並言尙有萬歷抄說郛本。在武進陶氏。丙寅正月。赴天津。復從陶氏假之。其佳處與傅本略同。又江南圖書館。有汪魚亭家鈔本。亦移書影鈔得之。合三本互校。知汪本與何氏祖本同出一源。而字句較勝。奪誤亦較少。說郛本尤勝。實爲今日最備之本。因思具錄其異同。爲校記以餉學者。願是書有今本之誤。有明鈔本之誤。有原本之誤。三者非一一理董。猶未易遽讀也。幸而此書之祖禰之祕史。與其兄弟之拉施特書。其子姓之元史。及當時文獻尙可參驗。因復取以比勘。存其異同。並略疏其事實。爲校注一卷。昔吳縣洪文卿侍郎。譯拉施特書。並爲祕史及此錄作注。而遺稿不傳。其說略見元史譯文證補中。武進屠敬山撰蒙兀兒史記。於是錄探索尤勤。近復有仁和丁益甫考證地理。亦非無一二可采。茲復剝取其說。其有瑕類。間加辨正。雖不敢視爲定本。然視何氏校本。則差可讀矣。當有元成宗之世。西域人拉施特撰蒙古全史。其太祖紀一種。除所載宗室世系及西域戰事詳於此錄外。餘大都與此錄符同。故學者多謂此錄出於蒙古脫卜赤顏。往讀元史察罕傳。言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云云。案明修元史其太祖太宗二紀

。大半取材此錄。而明文淵閣書目。乃有聖武開天記而無聖武親征錄。頗疑親征錄卽開天記。顧開天記譯於仁宗時。而此錄之成確在。世祖之世。今本癸亥年王孤部下有原注云。今愛不花駙馬丞相白達達是也。考闔復高唐忠獻王碑。及元史阿速兀思剔吉忽里傳。愛不花當中統之初。已總軍事。又其子闔里吉思。成宗卽位封高唐王。則愛不花之卒必在世祖時。而此錄成時。愛不花尙存。則此錄非仁宗時察罕所譯之開天記明矣。又此錄雖冠聖武之名。實兼備英文之事。且太祖事止記歲名。而太宗事則詳及月日。蓋所取材。本自不同。疑太祖朝事出脫卜赤顏。與開天記同源。太宗朝事。則別取平金始末等書以益之。且作者於蒙古文字。未能深造。證以秘史。踳駁不一而足。故仁宗朝。復令察罕重譯。今拉拉施特書幸存。而察罕書不傳。殊令人有遺憾已。丙寅二月清明日。

古詩十九首之研究

梁啓超

右二十首。除最末一首外，皆見文選。

盼遂謹案。梁師原書遂寫十九首全文。第二十首爲玉臺新詠所錄。枚乘古詩蘭若生春陽一首也。今以本刊篇卷追促。未能備錄。

不題撰人名氏。惟題古詩。

玉臺新詠則九首題枚乘雜詩。

一西北有高樓。二東城高且長。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

六蘭若生陽春。七庭中有奇樹。八迢迢牽牛星。九明月何皎皎。

餘七首不錄。文心雕龍則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

篇冉冉孤生竹

則傳毅之詞。是對於枚乘之說。付諸存疑。而割出一首以屬傳毅。詩品則分爲

二類。其一陸機所曾擬之十四首。認爲時代最古。

今存者僅十二首。一行行重行行。二今日良會

六明月何皎皎。七蘭若生陽春。八青青陵上柏。九東城高且長。十西北有高樓。十一庭中有奇樹。十二明月皎夜光。玉臺新詠所謂枚乘九首全在其中。餘二首已佚。不知屬何題其餘去者日以疏等

四十五首，

鍾未列其目。惟十九首中客從遠方來一首在內。復舉有橘柚垂華實一首。餘四十三首不知何指。

則謂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製。昭明彥

和仲偉孝穆同是梁人。而所傳之異同如此。可見這一票古詩之作者和時代。在六朝時久已成問題了。其所擬議之作者。最古者枚乘，西漢初人。次則傳毅東漢初人，距枚乘百餘年。最近者曹王漢魏間人，距傳毅又百餘年距枚乘且三百年。

我以爲要解決這一票詩的時代。須先認一個假定。卽古詩十九首這票東西，雖不是一個人所作。都是一個時代。——先後不過數十年間所作。斷不會西漢初人有幾首。東漢初人有幾首，東漢末人又有幾首。因爲這十幾首詩體格韻味都大略相同。確是一時代詩風之表現。凡詩風之爲物，未有閱數十年百年而不變者。如後此建安黃初之與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與梁陳宮體。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遞嬗。宋代西崑江西之代興。凡此通例。不遑枚舉。兩漢歷四百年萬不會從景武到靈獻詩風始終如一。十九首既風格首首相近。其出現時代當然不能距離太遠。作者若肯承認我這個前提。我們纔可以有點邊際來討論

他的出現時代了。

漢制避諱極嚴。犯者罪至死。惟東漢對於西漢諸帝。則不諱。惠帝諱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樓上女。馨香盈懷袖等句。非西漢作品甚明。此其一。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明寫洛陽之繁盛。西漢決無此景象。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爲洛城門。郭北墓卽北邙。顯然東京人語。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覓證。其應屬東漢不應屬西漢殆已灼然無疑。然東漢歷祚亦垂二百年。究竟當屬何時邪。此則在作者本身上無從得證。只能以各時代別的作品旁證推論。劉彥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爲傅毅作。依我的觀察。西漢成帝時五言已萌芽。傅毅時候也未嘗無發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時班固詠史一篇相較。風格全別。其他亦更無相類之作。則東漢初期——明章之間。似尙未有此體。安順桓靈以後。張衡陳嘉蔡邕鄼炎趙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傳世。音節日趨諧暢。格律日趨嚴整。其時五言體製。已經通行。造詣已經純熟。非常傑作。理合應時出現。我據此中消息以估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紀一二〇至一七〇約五十年間。比建安黃初略先一期。而緊相銜接。所以風格和建安體極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鍾仲偉且疑爲曹王所製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錯。那麼。十九首一派

的詩風。並非兩漢初期瞥然一現。中間戛然中絕。而建安體亦并非近無所承。突然產生。按諸歷史進化的原則。四面八方都說得通了。

十九首的文學價值 十九首在文學史上所佔的地位。幾與三百篇離騷相埒。稍有文學常識的人都能知道。無待我讚美了。對於他最古的批評。則劉彥和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物。招悵切情。鍾仲偉謂文溫以麗。意怨而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對於他的價值。差不多發揮盡致了。我爲幫助讀者興趣起見。再把他子細解剖一下。

從技術上批評 十九首第一點特色，在善用比興。比興本爲詩六義之二。三百篇所恆用。國風中尤十居七八。降及楚辭。美人芳草。幾舍比興無他技焉。漢人尙質。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賦體多而比興少。長篇之賦。專事鋪敘無論矣。卽間有詩歌。也多半是徑情直遂的傾瀉實感。到十九首。纔把國風楚辭的技術翻新來用。專務附物切情。胡馬越鳥。陵柏澗石。江芙蓉蘭。孤竹女蘿。隨手寄興。輒增媚媚。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純借牛女作象徵。沒有一字實寫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躍句下。此種作法。和周公的鴟鴞一樣。實文學界最高超的技術。漢初作品。如高祖之鴻鵠歌。劉章之耕田歌。尙有此種境界。後來便狠少了。論者或以含蓄蘊藉。爲詩之唯一作法。固屬太偏。然含蓄蘊藉。最少應爲詩的要素之一

。此則無論何國何時代之詩家，所不能否認也。十九首之價值，全在意內外言。使人心醉。其真意事所在，苟非確知其本事。則無從索解。但就令不解。而優飫涵泳。已移我情。卽如迢迢牽牛星一章。不是憑空替牛郎織女發感慨。自無待言。最少也是借來寫男女戀愛。再進一進，是否專寫戀愛。抑或更別有寄托。而借戀愛作影子。非問作詩的人不能知道了。雖不知道。然而讀起來可以養成我們溫厚的感情。引起我們優美的趣味。比興體的價值全在此。這種詩風。到十九首纔大成。後來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則盛行於詞界。詩界漸少了。

十九首雖不講究聲病。然而格律音節。略有定程。大率四句爲一解。每一解轉一意。如行行重行行至各在天一涯。爲一解。道路阻且長至越鳥巢南枝。爲一解。相去日已遠至游子不願返。爲一解。思君令人老至努力加餐飯。爲一解。其用字平仄相間。按諸王漁

洋古詩聲調譜。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試拿來和當時的歌謠樂府比較。雖名之爲漢代的律詩。亦無不可。此種詩格，蓋自西漢末五言萌芽之後。經歷多少年。纔到這純熟諧美的境界。後此五言詩。雖內容實質屢變。而格調形式。總不能出其範圍。

從思想上批評 從內容實質上研究十九首。則厭世思想之濃厚。——現世享樂主義之謳

歌。最爲其特色。二百篇中之變風變雅。雖憂生念亂之辭不少。至如山樞之且以喜樂

· 且以永日· 宛其在矣· 他人入室。此等論調· 實不多見。大抵太平之世· 詩思安和。喪亂之餘· 詩思慘厲。三百篇中· 代表此兩種氣像之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會更有將亂未亂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歡娛。骨子裏已禍機四伏。全社會人汲汲顧影。莫或爲百年之計。而但思煥一日之安。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厭世的哲學文學· 便會應運而生。依前文所推論。十九首爲東漢順桓靈間作品。若所測不謬。那麼· 正是將亂未亂· 極沈悶極不安的時代了。當時思想界。則西漢之平實嚴正的經術· 已漸不足以維持社會。而佛教的人生觀· 已乘虛而入。

桓靈間· 安世高支婁加識二
人所譯出佛經· 已數十部。

仲長統述志詩· 最足表示此中消息。

十九首正孕育於此等社會狀況之下。故厭世的色彩極濃。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 萬歲更相送· 聖賢莫能度· 所遇無故物· 焉得不速老· 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此種思想· 在漢人文學中。除賈誼鵬鳥賦外· 似未經人道。鵬鳥賦· 不過個人特別性格· 特別境遇所產物。十九首則全社會氛圍所產物。故感人深淺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隨物化· 榮姓以爲寶之類。一面浸染厭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學平實態度者。雖間有一二，其大部分則皆爲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以現世享樂爲其結論。青陵上柏，今日良宴會，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 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 諸篇。

其最著也。他們的人生觀出發點。雖在老莊哲學。其歸宿點則與列子楊朱篇同一論調。不獨榮華富貴。功業名譽。無所留戀。乃至谷神不死。長生久視等觀念。亦破棄無餘。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眞算把這種頹廢思想。盡情揭穿。他的文辭。既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故所詮寫的思想。也給後人以極大印象。千餘年來中國文學。都帶悲觀消極的氣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負點責任哩。

盼遂按：此篇爲梁任公師近着「中國美文及其歷史」第四章。漢魏詩歌中之一部。以近日治十九首者。類皆拮據飢餓。未識康衢。故請諸師。先揭此篇。以曉學人。期免迷陽之弊焉。

專 著

毛詩鄭箋漢制考證

聞 惕 惕 生

有周右文。典禮匄至。漢承秦弊。漸韋其則。然而黃屋左纛。禮異而物尙存。三老力田。風靡而政未熄。名物服用之制。語言文字之遺。存於鄉里士夫之間者。去古未遠。流風餘韻。猶可尋也。禮失而求野。道喪而徵文。是以康成注經。多援時驗。百世而後。猶賴有稽。宋儒王伯厚。撰漢制考四卷。尋鄭氏之所徵引。彙而集之。二禮之間。時加明證。詩書而下。祇錄唐疏。猶未克免於遺漏。絕乎乖錯。雖史冊未忘。典章仍在。然而金根金銀之誤。蹲鴟毛物之譌。未能窺豹變之全。鮮不遺燕說之誚。况乎疆宇之遷易。言聲之轉變。亦有關乎古今。系於因革。尋流以明其源。羣徵而得其實。稽古之道。蓋在是矣。夫禮甚詳於大防。詩徧及乎細事。世之治禮者尙矣。其於詩也。段陳之作。惟明訓故。段玉裁毛詩故訓傳。陳喬樞鄭箋改字說。陳胡之書。未詳法度。陳奐毛詩傳疏。鄭箋攷微。胡承珙毛詩後箋。亦簣土之於崇邱。猶未全其高厚也。僕少不學。未見乎大。敢識其小。爰就王氏之所

考於詩箋者。增補遺缺。廣爲疏證。積月之力。乃成是篇。其鴟供朝廷祝圉之說。文見於疏。舟舩豈弟犧尊之義。考詳於昔。茲不縷焉。繁碎之弊。固莫敢辭。遺義之徵。或將有取。文中子有言。皇墳帝典。不可得而識矣。無已。其惟漢制乎。矧矧此心。固在於是。丙寅上巳聞六子序。

周南召南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說文·郊周太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美陽縣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太王所徙。南有周原。水經渭水注。橫水出杜陽山。爲杜陽川。東南流通爲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則岐山矣。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東入雍水。蓋太王避狄。遷岐山之陽。改國曰周。文王作邑於豐。分岐爲周召之采地。史記索隱·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爲周公之采邑。卽今之扶風。風雍東北。故周城也。召者。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皆在岐山之陽。並治岐周之故城。故鄭據漢制同屬之美陽縣。

小星。抱衾與裯。箋·裯牀帳也。原攷

此鄭君以漢制釋假借也。裯·方言說文廣雅楚辭。注·皆謂短衣。後漢書羊續傳。惟有

布衾敝祗裯。鄭注論語寢衣云。卽今小臥被。則傳所謂禪被者。蓋意向寢衣也。說文。禱短衣也。

音貂。釋名。船三百斛曰綯。綯貂也。凡貂音者。皆有短小義。史記魯公世家。立齊歸之子綯爲君。集解引徐廣作綯。古同在蕭韻。說文。衾大被也。傳蓋以綯對衾而言。謂小被也。正義謂衾爲寢衣。誤。鄭讀

綯爲幃。說文。幃禪帳也。余雅釋訓。幃謂之帳。文選寡婦賦注。軍帳曰幃。廣雅釋

器。後漢書馬融傳注。皆云幃帳也。郭注余雅云。今江東亦謂帳爲幃。漢時蓋通語

也。

終風。願言則寔。箋。寔當讀爲不敢噓咳之噓。今俗人噓云人道我。古之遺語也。原攷

此鄭君以噓易寔也。釋名釋姿容。噓寔也。聲作寔而出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篇

。噓噴鼻也。人道我。至今猶爲通語。說文。噓悟解氣也。引詩願言則噓。陳氏免謂許采三家詩以申毛義。非也。汪氏龍以爲後人妄增。段氏玉裁因而刪之。

疑許君釋噓未洽。當改爲歎鼻也。朱氏駿聲改悟爲悟。按噓從口寔聲。爲聲兼義。氣礙而口鼻激出也。

谷風。涇以渭濁。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涇水以有渭。故見濁。原攷

淮南墜形訓。涇水出薄落之山。廣雅。薄落謂之笄頭。五帝始皇紀作雞頭。索隱。螿峒山之別名。北史余朱天光賀拔岳傳云。一云牽屯。

長安志醴泉縣下。引水經注云。涇水導源笄頭山。寰宇記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注。寰宇記百泉縣涇水下引水經注。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後漢志。安

定烏枝有薄落谷。涼州府志。涇水出老山曰後峽。南支出崆峒峽中曰前峽。合流經高

陵縣西南。咸陽縣東北入渭。漢陽陵地也。後漢志。隴西郡首陽。渭水出。水經注。

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別源出鳥鼠山。說文。渭水出隴西首陽渭

首亭南谷。東入河。段氏玉裁作東南入河。

靜女。貽我彤管。箋·彤管。筆赤管也。

此以漢制赤管筆釋之也。後漢書皇后紀上注。彤管亦管筆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舊儀曰。女侍史二人。五時賜珥赤管大筆一雙。分墨一丸。是漢時女史用赤管筆。與尚書今僕丞郎。月給赤管筆一雙。滄廩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其制同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原攷

釋名釋首飾。王后首飾曰副。以覆首也。亦言副貳。用衆物兼成其飾也。又·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後漢書輿服志。以條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

爲桂枝相繆。八爵。惠棟引徐廣同。續漢志作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商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翡

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云。又·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搖。鄧后紀。

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佩各一具。東觀漢記·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

其女弟在昭陽殿。遺以黃金步搖。蓋漢制步搖之貴。非常人所得有也。御覽服用十七·引宋玉風賦·主人之

女·垂珠步搖·又引晉合云·步搖蔽髮·皆爲禁物。鄭注追師明堂位皆云。副·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蓋鄭謂副爲步

搖。謂珈爲其上之垂珠也。采蘭雜志。步搖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則知唐時所謂者。已非漢制矣。

碩人。說於農郊。箋。說當作襪。禮春秋之襪。讀皆宜同。衣服曰襪。今俗語然。

此鄭君以襪易說。而以時驗釋之也。

陸氏釋文。說。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襪。音遂。近人乃謂襪當爲稅。沿下禮春秋之襪而誤。不知襪衣死人也。禮春秋荀子

說文史記漢書白虎通皆同。贈終者衣曰稅。說文史記漢書廣均皆同。故義一也。故段以稅爲襪之重文。胡氏承珙。以爲稅同稅。解也。故今人謂解衣曰脫。蓋同爲免聲也。不知鄭既易字。當非假借。檀弓注。稅謂遺於人。則鄭何不竟易爲稅邪。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

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其中有金華紫羅衣。鴛鴦襦。黃金步搖。諸目。蓋漢俗合

冠服首飾而稱襪。故鄭以爲俗語。其說雖別無可證。然吳均乃述劉歆之遺說。固可信

也。如錫麻布。凶服也。周禮司服。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

儀禮喪服。

注。錫者不治其縷。衰在外也。

釋名釋喪服。

錫縷。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

皆同。而漢書禮樂志。司馬相如傳。以阿錫與霧縠織羅。同爲吉之服

。則漢之時驗。有不同於故訓者矣。

氓。漸車帷裳。箋。帷裳童容也。原攷

釋名釋車。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周禮巾車注。容謂

檐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潼容。元謂蓋如今小車蓋也。是古謂之容。漢謂之童容。

長言之也。周禮巾車注。祿車帷裳。袂與檐。小尔雅廣服。襜褕謂之童容。是檐與檐褕。

亦長言之。而襜褕童容。蓋一語之轉也。同聲。四圍屏蔽為大車。後漢書與服志。皇太后乘紫闥駟車。注引字林。駟車

有衣蔽。梁冀傳引蒼頡篇。駟衣車也。楚王英傳注。駟猶屏。釋名釋牀帳。童童然

以隱蔽其形容也。尔雅。衣蔽前謂之襜。方言。蔽郵齊魯之郊謂之禘。四圍謂之衣蔽。蔽前謂之帷裳。故鄭以童容釋之。謂為

漢之小車也。

王城譜。周公攝政五年。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

河南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說文。郊廓。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後漢書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帝王

世紀曰。城西有郊廓陌。今河之南。本志又云。周公時所城。雒邑也。蓋因續志。水經注。穀水自穀城來。東過

河南縣王城西北。左傳定八年。單子伐穀。城。杜注。在縣西。又。雒水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郊廓陌。而北入

穀。博物記。王城南望。雒水。北至陝山。後漢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注。虞華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水經注。雒陽周公所營

雒邑也。春秋晉合諸侯成成周。故亦曰成周。又。灑水自穀成來。東南合穀水。東過

洛陽縣南。下入偃師。雒水東過陽雒縣南。河南雒陽。漢同屬河南尹。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世本注。械林。今京兆鄭縣也。通鑿外紀作械林。後漢書郡國志。鄭縣注。鄭桓公封於此。引黃

圖云。下邳縣并。後漢志無下邳縣。黃圖云桓帝復之。則當爲漢未置。魏承之也。水經注。渭水合灌水西石橋水逕鄭縣故城

北。西石橋水出馬嶺山。北逕鄭城。西入渭。東石橋水自武城來。逕鄭城東。述征記

。鄭城東西十四里各有石梁。是也。

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漢書地理志新鄭縣注。應劭曰。武公與平王東遷洛邑。遂伐虢會而并其地。而邑於此

。水經注。洧水自密來。東逕新鄭縣故城中。又。潛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注。潛水出

鄭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合溱水承雲山水逕鄭城西。又南入洧。詩所謂潛與洧者

也。

緇衣。適子之館兮。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原攷

漢書金日磾傳。小疾臥廬。王莽傳。數俱至國師殿中廬。董賢傳。詔令賢妻得通籍殿中。止賢廬。注。皆云。殿中所止宿

處曰廬。嚴助傳注。承明廬在石渠閣外。後漢書班彪傳注。承明廬殿前之廬也。門有

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文選注。張晏曰。直宿曰廬。凡此皆卿士大夫所

止宿。與大雅弘達之所居。箋云諸廬。蓋謂此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胡廣曰。衛士

於周垣下爲區廬。藝文類聚職官部引漢官解詁·云。衛士於垣下爲廬。班孟堅西京賦

。周廬千列。

注·謂宿衛之廬。

張平子西京賦。千廬內附。

注·士傳宮外向爲廬舍。

凡此皆宿衛之廬。

北堂書鈔武功部引

漢書·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辟火。

在宮牆之外。不與公卿同。鄭注周禮宮正次舍。諸吏直宿。若今部署

諸廬者。則謂此也。又·鄭注禮記曾子問·公館復。館若今縣官舍也。蓋亦以漢制釋古之通稱也。

清人。二矛重喬。箋·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羽毛。

釋名。矛冒也。刃下冒矜也。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逸周書。年飢上用輿。曲輪不漆。矛戟縷纏。羽旄不擇鳥。藝文類聚六十一。引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朱漆黑毛丈八稍一柄。御覽三百五十四。引續晉陽秋云。授以長白眊槩。又引梁簡文帝馬槩譜序云。翠眊與紅塵俱動。眊皆卽旄。謂羽毛也。自漢迄唐。當有定制。故疏云猶今之鵝毛稍也。

溱洧。方秉蒿兮。傳·蒿蘭也。箋·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原攷

此傳以正字釋假借。而箋申之也。韓詩作蓮。漢書地理志引作菅。皆假借字。說文草部無蒿字。衆經音義卷二。引字書云。蕞與蒿同。是字書作蒿。說文作蕞也。音義引字書云·蕞

與蘭同。蕙蘭也。又引說文。蕙香草也。考說文艸部。蕙草出吳林山。陳氏免謂下當有或謚作間。段氏玉裁因補香字。惕按音義引說文蕙字當爲蘭。沿上而誤。中山經。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蕙。名曰荀。注。蕙皆似茅也。是蕙。同非香草矣。蕙連菅蘭四字。同聲通假。注。亦菅字。澤陂鄭箋。間當爲蕙。草木疏。蘭爲王者香。

藏之書中辟蠹。故古有蘭省。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

左傳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注。大夏今晉陽。後漢書郡國志注。城在晉水之陽。故曰晉陽。水經。晉水出晉陽縣西縣雍山。東過其縣。又東入於汾水。又。汾水注。汾水自陽曲來。逕晉陽。南下入榆次。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

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隴坻謂隴坂。卽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也。水經河水注。引應劭曰。有隴坂在其東。故曰隴西也。今漢書注作有隴坂在其西也。倣誤。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隴州刺史治。有大阪名隴坻。獮坻聚。有秦亭。故屬隴西。注。秦之先封起於此。輿地廣記。秦州隴坻縣有秦谷。

曹譜。武王旣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

春秋釋例世族譜。曹文王子叔振鐸之後。武王封之陶邱。今濟陰定陶是也。後漢書郡

國志。濟陰郡定陶。本曹國。注。郭璞曰。城中有陶丘。水經濟水注。南濟逕定陶縣故城側城東。北濟逕定陶故城北。下入乘氏。

幽譜。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郿邑。

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郿邑有幽鄉。說文。美陽亭。卽幽也。民俗夜市。

采薇。獫狁之故。傳。獫狁北狄也。箋。今匈奴也。

史記注。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索隱引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薰粥。妻桀之衆妾。辟居北野。隋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風俗通。殷時曰蕞粥。改曰匈奴。海甯王師云。蓋古之鬼方也。古牙音多轉入喉。

鬼方見於金石者。多作畏。音轉爲混爲昆爲吠。

上犬反。讀如衰。傷。按緹申亦語之轉。

爲葷粥。蕞粥。又轉

爲獫狁。休渾。

史記趙世家。

又轉爲匈奴。恭奴。

王莽傳。

長言之也。漢書匈奴傳。漢初。冒頓單

于。悉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顏師古注。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

元朔二年。漢取河南地。築朔方。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與胡。後漢書南匈奴傳。

光武十三年。匈奴左部轉居塞內。二十六年。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永光三年。大將軍

竇憲。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矣。

(未完)

嘉魚。烝然汕汕。傳。汕汕櫟也。箋。櫟今之撩罟也。原攷

釋文。櫟字或作翼。文選吳都賦。翼鱗鰕。劉注翼抑魚之器也。

說文。罩捕魚器也。余雅。蓋謂之罩。吳都賦注。編竹

籠魚者也。余雅釋文。撩取也。方言。撈取也。通俗文。沈取曰撈。然則罩所以籠魚。淮南子。舉挂輕罟。擣所以撈取魚也。今江漢之間。謂以竹縛網者水取魚者曰罩。謂沈水取魚者曰撩網。

。文選七啓。罟者舉之。罟櫟同聲字。撩罟之制。當與罟同。而大小或異。說文。罟網也。廣雅釋器。魚網謂之罟。廣雅釋器。罟網也。知二者蓋

同物也。今江漢之間。縛木置船頭沈網以撩魚。謂之罟。

(未完)

爾雅草木鳥獸蟲魚釋例補

劉盼遂

爾雅郭氏注所未詳者百四十二事。而釋草七篇幾居其半。凡得六十七焉。近儒章氏炳

麟造文始。亦謂爾雅釋草以下六篇名義不能備說。文始略例丙故知此七篇之難讀誠古今所同

嘆也。本師海甯王君獨能相其流泉。觀其會通。爰創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書。條

別雅俗。辨章今古。由奇偶以明孳轉。推音變以迹異同。綱格既明。統括大歸。信足

令景純擁篲清塵。太炎避席卻走者矣。彼陳氏釋例於此七篇拘攣特甚。不可爬梳。以校

師書。殆跋鼈之與綠耳。曾何足選。吾友聞惕生音爾雅釋例匡繆亟可觀采惟師立言謹敕。深戒妄作。一卷之

中多存區蓋。盼遂籀讀且久。意晞補苴。謹錄所懷就正師席。凡補書中所云未詳者若

干事。補例中舉而未盡者若干事。於本書之外別自補例者三。曰變音例。曰長言例。曰合音例也。夫莪蘿蛾羅音權輿於倚施。活菟活脫義衍變於顛凍。麋昏麋鷗以形大而取名麋鹿。豕子佳其緣足句而承以且字。以上皆師所臚舉，明而未融。今則博稽羣籍加以補疏。至若爾雅之作。世皆謂職在義訓。實則文字義形託始於音。轉注段借微是爲用。轉注受義以濟文字之窮。段借依聲以節文字之穰。文字之所以圓以神者意主斯乎。故周公既立六書之條。因造爾雅三卷以明文字轉變之迹。若爾雅者謂爲專釋轉注段借之書可。卽謂爲明音之書亦無不可也。漢許慎著說文。於保氏六書祇及其四。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此條本師說非謝短於字之用。抑以轉注段借之學具於爾雅故也。故不通聲韻不足與讀爾雅。而尤不足與讀釋草七篇。此則盼遂顛愚之見。於本書補釋之後別駢變音三例之微意也。雖蹶泮之波知無補於溟澥。或方寸之壤冀不讓於岱宗焉爾。乙丑歲除之夜草於清華園一苑。息縣劉盼遂。

一 補釋本師所云未詳者

莪蘿草 蛾羅蟲 原注案未詳

盼遂謹案莪蘿蛾羅皆柔順委宛之兒。詩檜風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傳箋皆云倚儺柔順

也。楚辭九辨九歎王逸注引詩作旖旎其華。莪蘿蛾羅倚儺旖旎皆一語之轉。初無本字也。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蒿。葉似邪蒿而細。惟其纖細故隨風倚儺矣。蛾羅爲蠶化飛蟲。麻衣翩翩。輕弱不禁。故與莪蘿同受倚儺之名矣。又釋鳥鵲鸚鵡。案鸚鵡爲倚儺之到語。亦柔順宛委之意也。鵲名舒雁。其行縮綽。有君子委蛇之風。故可與莪蘿蛾羅受名同原。此條本師未及。今增於茲。

離南活菟 倚商活脫草 原注亦未詳

盼遂謹案本段下文菟葵顛凍科斗活東一條。本師釋云，顛凍科斗活東皆謂活動圓轉，則此條之活菟釋文菟字或作脫徒活反活脫。與顛凍科斗活東同一語原。故意亦相蒞合矣。活菟通作寇脫。郝氏義疏說中山經郭注。寇脫草似荷葉。而蘇頌圖經說款冬即顛凍有二種。一種葉似萑蘆。而花初出如菊花者。一種葉似荷而紅花者。茲數者形極相似，名稟一源。理自爾也。

二 補本師例中所舉而未盡者

凡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別別之。有別以地者。

亦曰地 芊地黃草

曰石 薄石衣草

曰楚 芹楚葵草 翟黃楚雀鳥

按呂覽本味篇。菜之美者。雲夢之芹。知楚葵以地得名矣。

有別以形者。形之最著者曰大小。

大亦謂之天。龍天薈草 穀天螻 翰天鷄蟲 翰天鷄 鳩天狗 鷄天籟鳥

亦謂之鴻 難鴻蒼草

亦謂之伯 鷄伯勞鳥

亦謂之王 王蛭蜴蟲

亦謂之國 國貉蟲蟹蟲

形之大者亦謂之麋。蕪菑蘆蕪 落麋昏草 鷄麋鳥

有別以化育者則曰母。鷄蟲母 鷄鴨母鳥

案田鼠化為鴛。鴛復化為田鼠。夏小正 鷄鳥每日中吐出蚊一二升。郭注引俗說及郝氏義疏引本草拾遺 故二

鳥同得母名。

同類之異名其關係尤顯於奇名

杜赤棠白者棠木 貝居陸贖虵博而類魚

鷓鴣其雌皇 東方曰鷓北方曰鷓西方曰鷓 以上鳥

突杜與棠，貝與贖與虵，鷓與皇，鷓與鷓與鷓，皆一聲之轉。故其義亦相受。

異類之同名其關係尤顯於偶名

須葑葑草 哲蝨蝨蟻

嚴元照爾雅匡名。據說文艸部之文。謂須葑葑爲葑須葑之誤倒。盼遂按嚴說是也。

宜據正。須葑與蝨蟻一音之轉。雙語連語。皆形容青蒼之意。郭注蝨蟻卽春黍。陸璣詩疏謂春黍長而青。故與須葑同名矣。

蹶洩苦棗木 闕洩多狃獸

盼遂謹案蹶洩闕洩爲古音泰部疊韻連語。皆肥拙之意。郝氏義疏云，今登萊人謂物之短尾者爲蹶洩。苦棗形甚肥短故以爲名。以上郝說郭景純注闕洩亦云脚饒指。然則二者同以多肉得名與。

唐棣移木 鶖唐鷓鳥 駒駮馬畜

案唐棣唐鷓駒駮疑皆青色之意，郭注鶖唐鷓云。似鳥。蒼白色。又注駒駮馬引海外

北經云。北海內有獸如馬。名駒駘。色青。徐廣注史記匈奴傳亦云。駒駘似馬而青。郭注唐棣移云，似白楊。今據目論。白楊色青。是三者皆由青色得名矣。

蝙蝠服翼 鷦鷯比翼鳥

案服與比古爲同音字。蝙蝠兩脇肉翅相連。因與鷦鷯同受比翼之名。然非鷦鷯有比翼之名，則服翼之聲源難於推尋矣。又山海經西次三經說比翼鳥名曰蠻蠻。與蝙蝠又係聲轉。益徵服翼之有關於比翼焉。

又名之上或加以冠字 刺者聊木 斯螽蝻蝻 龜俯者靈仰者謝魚 鵲上皆白惟馬 面頰皆白惟隴 畜

案斯螽詩作螽斯。故斯爲語助。於斯下加虫作蜚者非。又案者靈者謝與諸果諸獵同例。者亦諸也。

又名之下或加以語詞 樸枹者核槌其木 佳其鵠鴉 鶯斯卑居鳥

案斯語助也。詩螽斯曰螽斯羽。小弁曰鹿斯之奔。瓠葉曰有兔斯首。例依王氏釋詞所舉皆名詞後繫以助詞。鶯斯之斯亦助詞也。其與斯古字通。

名之下或承以且字 豕子豬獸

按豕亦豬也。子者且字。非么幼之謂。說文虎部，後漢書順帝紀，郭氏爾雅注，皆言師子。郝蘭皋謂師爲俊斃之合聲。則子亦且字也。

三 補例化聲例

釋草七篇。自本師之釋例出。可讀者過半矣。其猶有姦格不能通者，則純由聲音之故。師於此雖曾注意及之。終以限於篇卷。未盡包舉。今就分三類。統名曰化聲之例。嘗攷物名之繇。繇於轉注。郡國之音讀不同。文字之形骸遂異。如東方謂之菴。西方音轉則有菴矣。東方謂之柚。西方音聲轉則有條矣。名品之衍變。與方言代語之孳長。初非二理。至其間之若者雅，若者俗，若者今，若者古。固難與辨章之矣。衍變者日多。本義之默晦亦日甚。苟非由音理以發其畧覆。欲其稠適而攸服也惡可得哉。

凡音之變，必由所階。非本雙聲，卽緣疊韻。形雖際隔。義仍一母。按圖而索，鮮不失矣。因臚七篇音轉之字第一。

例繇不錄

人之由言。語助天成。吳書句吳。邾名邾婁。由來久矣。名物聲轉之後往往加一字以足音。如本師說權輿之輿出於長言。信足與於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今憲依是例。延及七篇

。庶於圍圍名物繇穰之原。不無小補也。因臚七篇長言之字第二。

例繇不錄

本一字也。慢聲徐言則嘽延爲二。椎嬗於終葵。倩成於卒便。前例存矣。而釋草七篇之中。此類亦復夥頤。苟治以反切之理靡不爽解。意叔漢體語之學其卽夢筮於此乎。第古音寬緩。依類相從。非若後世之拘牽破輒。引王氏引之語則修此學者所宜知也。臚七篇合聲之字

第三。

例繇不錄

名原複音廣證

此文爲拙著名原攷異中卷 第五章，原書計三卷，約二十餘章，上卷爲闢舊篇，如關言漢字衍形之謬，闢言漢字單音之謬，辨蒼頡六書之僞託，刺許氏說文之誣妄，上古結繩文字辨，三代古史異文辨，中卷爲攷訂篇。如漢字變遷發微，結繩文古行攷，結繩文滅亡攷，結繩文遺骸攷結 繩文遺音攷，下卷爲補證篇，如反切索隱，客難解嘲。蒼頡爲亡是公，攷孔子正名譯經攷，秦始皇焚書同文攷，語言文子一源說，全書南無

草瓶，劫已逾半，擬竅殺青，就正方家，惟以研幾繇難，故時日尙稽迢迢耳！頃讀林玉堂先生古有複輔音說之送，見晨報六週年增刊不覺距躍三百，哲彥所見，不謀而合，指雖稍韋，例仍無殊。爰將結繩文遺音攷一章改易今題，助彼張目，並質今之治言語文字學者著者識

吾國文字，已兩階級，昔亦結繩字母文

結繩確爲文字。鄭玄大事大結繩小事小結繩之說非是。至今人援近代蠻族之例，亦未可信。余別有疏證詳辨。

遂則

六書單音字，爾遂流傳之名，均非皇古之舊，尤自尼父正名繙經，祖龍火書同文之送，典籍已燼，面目全非，故吾人今日欲從累變後之六書文字載記中，而攷求滅亡之邃古結繩文原體，亦譬諸由漢譯佛經中，以尋梵文字體，其奚能得真像哉！例佛經中梵文之音譯者如：刹那，修多羅，阿賴耶，般若波羅密多，南無，菩薩，迦藍，阿羅漢，阿耨多羅，檀那尸羅，屢提，「毗黎耶」，「禪那」……西文中之音譯者如：「煙士波理繩」，「密斯」，「布爾塞維克」，「德模克栖西」，「邏輯」，「塞恩斯」，「哀的美敦」，……僅遺聲均，可資想像，無多徵實，足爲參求，今茲從現時之六書單音文，以攷古代之結繩複音字，殆亦此類焉耳！

夷攷複音之說，自漢迄今，二千餘年，直無人發此疑團，意者，複音進爲單音，本自然

之趨勢，書契一統同文，幾經聖哲攷革說詳結繩文滅亡攷浸漬濡染，歷年既久，摧殘厲禁，探源無從，日居月諸，因遂數典而亡其祖乎？竊嘗攷其進化之跡，因得其變遷之源，凡可爲鐵證者，得八公例：

1. 合音

2. 自反反切

3. 一字重音

4. 一字兩聲

5. 一字疊音

6. 連語

7. 複語

8. 省聲

1. 合音 吾國古爲複音語系，前數章既已迭言之矣，然而胡爲而成茲今日之單音語系，此其故則本諸語言自然之勢，厥遠聖哲賢豪，乃因之以謀文字改造，其所由來者，實遠且漸，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閒嘗思維其故，蓋由於短言疾言而成合音耳，宋沈括謂古語二聲合爲一字，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者，皆以此也，後人不知其爲語言變遷之塗程，局促於音均之範圍內，強謂爲反切之始——顧炎武說——嗚呼！其亦不思其矣！百嘗不慊於心，嗣乃悟爲語言之變遷，進化之歷程也說詳後章反切索隱茲將音論所舉例證，暨僕之所搜羅，胥並錄列如左：

茨，毛詩，牆有茨，傳，茨，蒺藜也，按蒺藜合讀，正切茨字。

壺 毛詩，八月斷壺，今人謂之胡盧，北史后妃傳作瓠蘆按瓠蘆正切壺字。

芎 左傳 山鞠窮乎？鞠窮，芎，按鞠窮合讀正切芎字。

陴 左傳 守陴者皆哭，注，陴，城上僻倪，僻，音避，按僻倪合讀，正切陴字

那，左傳 棄甲則那，那，何也，遂人言奈何，按奈何合讀，正切那字

降 左傳 六卿三族，降聽政，注，降，和同也，按和同合讀，正切降字

穀 秦秋 桓十二年公及宋公燕人盟於穀丘，左傳作勾瀆之丘，按勾瀆合讀正切穀

字

鄒 公羊傳 邾婁，遂名鄒，按邾婁合讀，正切鄒字

銘 戴記 銘，銘旌也，按銘旌合讀，正切銘字

椎 玉藻，終葵，椎也，方言謂椎爲終葵，按終葵合讀，正切椎字

禘 爾雅，禘，大祭也，按大祭合讀，正切禘字

須，爾雅，須，殯燕也，按殯燕二字合讀，正切須字

筆，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按不律合讀，正切筆字

朱，列子，楊朱南之沛，莊子，楊子居南之沛，按子居合讀，正切朱字

聽，易傳，聽不明也，靈樞經，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窗聾，窗聾者，耳中也，古人謂

耳爲聰 按窻聾合讀，正切聰字

鼃，方言，鼃鼃，或謂之蠟輸獨與二音按蠟輸合讀，正切鼃字

鈴，說文，鈴，令丁也，按令丁合讀，正切鈴字

鳩，說文，鳩，鷓古忽反鷓(張流反)也，按鷓鷓合讀。正切鳩字

座，說文，一日族桑，徐鉉以爲卽左傳之瘕蠱；按瘕蠱正切座字

紙，拾遺記，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按側理合讀，正切紙字

澼，水經注，晏謨伏琛云。澼水卽扶淇之水也，扶淇正切澼字

獅，廣均，俊猊，獅也，按俊猊合讀正切獅字

乘，左傳，襄十年，會於柎會，吳子壽夢也，注，壽夢吳子乘，十二年經書吳子乘卒

，按壽夢合讀正切乘字

以上本顧氏音論

蠶，爾雅釋草，臈靡蠶冬，注云，一名滿冬，而本草則有麥門冬之名，按麥門合讀，

正切蠶字

鷄 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鷓鴣爲鷄，按鷓鴣合讀 正切鷄字

鷓 爾雅釋鳥。黎，黃楚雀，而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云：黃鳥，黃鷓留也，按鷓留合讀，正切鷓字

蕩 爾雅釋草，注云，或呼商陸，按商陸合讀，正切蕩字

涵 說文，涵，水名，在京北，杜林括地志云又云石壁谷，按石壁谷三字之音合讀正

切涵字

森 爾雅釋天，扶搖謂之森，扶搖合讀卽爲森音

諸如此類者，指不勝屈，試再尋諸經典，又如

虞，毛詩，吁嗟乎鄒虞，尙書大傳作虞，爾雅作倨牙，按倨牙合讀，正切虞字

萃，毛詩，漸漸之石，維其萃矣，箋云，萃，崔嵬也，按崔嵬合讀，正切萃字

雷，爾雅釋魚，左倪不類，注不爲發聲，周禮，瞽人則曰西眚曰雷屬，按不類合讀正

雷字，此外如「不來爲狸」，「並筴爲籥」，「勃提爲披」，「頭曼爲緜」，「鴻蒼爲廳」，

「絜桑爲蠖」，「茅蒐爲韎」，「者焉爲旃」，「者與爲諸」，「之矣爲只」，不可爲叵，何

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等實錄

要而言之，皆所以證明單音之爲複音，因經此合聲階級，始如爾爾也，彼孔子所譏之

二名見春秋公羊傳意者，益卽將此長言之爲一聲者，整齊之使繩爲一聲一名者歟，故促成此現

象者，孔子與有力焉，厥後始皇同文，禁民偶語致始皇本紀偶語詩書者葉世校以高祖本紀知詩書二字衍文按秦禁偶語意卽孔譏二名語詳下卷秦始

皇焚書同文考自此以遂，學者胥服從之，遂演化成今日之單音言文，後人不揣其本而惟其未

，遂妄謂古初亦卽單音，譬諸就已纏之足，定原始之形，拘據不達，亦見其惑矣

2. 自反 此亦吾國複語進爲單音之鐵證，益卽篆籀文採取結繩文拼音一字而殘留之遺跡也

北齊書載此事甚悉，茲據顧炎武音論轉錄如左：

北齊書濟南王立爲皇太子，初學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詩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豈非自反耶，顧氏卽用其例，更引申之，廣爲推衍，如矢引爲矧，女良爲娘，目亡爲盲，目少爲眇，欠金爲欽之類，百按尙不止此，如足兆爲跳，木肖爲梢，足重爲踵，女內爲媼，金兌爲銳，示申爲神，人羊爲佯……等，試以形聲之字證之，厥例實繁，凡此皆所以證明拼音蛻變後之遺跡而殘餘者也

3. 一字重音，此則餘杭章君發明之者，然而不得其解，乃訂爲軼出常軌之例，意者，其

仍蔽於古初傳習之謬見也歟，不悟此真吾國初民言文遺跡，而彼一字一音者，實乃後世所改訂者也茲節錄章氏國故論衡一字重音說如左：

凡一物以二字爲名者，或則雙聲，或則疊均，若徒以聲音比况，卽不必別爲製字，然古有但製一字，不製一字者，踔躐而行可怪也！若謂說文遺漏，則以二字爲物名者，皆連屬書之，亦不至善忘若此也，然則遠溯造字之初，必以一文至兼二音，故不必別作彼字，如

說文虫部，有悉蛰，蛰，本字也，悉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悉，則知蛰字兼有悉蛰二音也

說文人部，有焦僥，僥，本字也，焦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焦，則知僥字兼有焦僥二音也

說文薦部，有解薦，薦，本字也，解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解，則知薦字兼有解薦二音也，按薦字兼有解薦二音，更有礪證，左傳宣十七年，庶有薦乎，杜解，薦，解也，借薦爲解，卽薦有解音之證，

說文章部，有祥藪，藪，本字也，蔣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蔣，則知藪字兼有藪蔣二

音也。

說文力部，有黽勉，勉，本字也，黽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黽，則知勉字兼有黽勉二音也。

說文言部，有詰詘，詘，本字也，詰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詰，則知詘字兼有詰詘二音也。

說文竹部，有籊著，籊，本字也，著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著，則知籊字兼有籊著二音也。

說文辵部，有唐逮，逮，本字也，唐則借音字，何以不兼造唐，則知逮字兼有唐逮二音也。

似此例證，說文尚多，輯而列之，均足爲古代複音遺『跡之證。』

(未完)

連綿語根述略

高亨

昔賢訓故，於連綿字往往決駢拇而傷性，畫蛇足以失形。邇世鴻生，稍稍匡其錯繆。其

局輯斯類，成爲專書者，已彬彬矣。唯是舊闕紛見，彌綸未周。遺音久絕，張皇匪易。而絜綱總紀之論，別經析緯之編，夷猶未敢誰許也。余嘗溯辰尋原，窺其孳乳轉變之軌。欲以繹成條貫，會達神旨。任重道遠，歲月勿勿，展轉增惕厲耳。謹抒斯篇。述其梗概。海內大雅，幸垂教焉。連綿字有重言之類。有連語之類。二者通變相因。故分次重言第一，連語第二，通變第三云爾。丙寅三月之望，吉林高亨記於北京清華園

重言第一

文字有聲誼同類相紐者。有形聲誼相進而衍者。誠能得其魁理。執其環中。則可以通無方而應無窮矣。說文貪欲物也，从貝今聲。婪貪也，从女林聲。饕貪也，从食號聲。飡貪也，从食殄省聲。斯四名者，其誼同。其發聲同。而形不相系。此聲誼同類相紐之例也。說文彗埽竹也，从又持聲。按彗小物也。疇小聲也，从口彗聲。椁棺櫛也，从木彗聲。按漢書高帝紀云，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椁。注椁小棺也。鑄鼎也，从金彗聲。按淮南子說林篇云，鑄在其間。注鑄小鼎也。慧儂也，从心彗聲。按論語云好行小慧。鄭注謂小小之才知。是慧者小知也。斯五名者，自其皆从彗言之，一文之衍也。自其皆从彗得聲言之，一聲之衍也。自其皆有小意言之，一誼之衍也。此形聲誼相進而衍之例也。重

言之類，亦若是而已矣。茲取廣雅二則，類比而疏證之，以示一隅云。

廣雅釋訓云。雩雩霏霏雩雩灑灑也。按雩霏霏雩雩皆雙聲字。重言皆雪盛之兒。雩雩者，

詩邶風北風篇雨雪其雩。傳雩雪盛貌。其雩猶雩雩也。文選謝朓新亭渚別范零陵詩注引

蔡邕初平詩云，天陰雨雪滂滂。滂滂卽雩雩也。御覽天部及時序部引北風雩並作滂。卽其徵。霏霏者，詩小雅采薇

篇雨雪霏霏。傳霏霏甚也。楚辭九思電霰兮霏霏。王注霏霏集貌。甚與集皆盛意。雩雩

者，詩小雅信南山篇，雨雪雩雩。傳雩雩雪貌。藝文類聚天部引韓詩外傳云。雩雩猶紛

紛。紛紛卽盛意也。楚辭九歎雪雩雩而薄木兮。文選張平子四愁詩，欲往從之雪紛紛。

紛紛卽雩雩。注引九歎雩作紛。御覽天部引信南山雩作紛。並其徵。誼並同。灑灑者，詩小雅角弓篇雨雪灑灑。荀子非相篇韓詩外傳灑書劉向傳並引作庶庶。

箋雨雪之盛灑灑然。釋文灑灑雪盛貌。說文灑下云，雨雪灑灑也。文選雪賦灑灑奕奕。

皆本於詩。於此以觀，雩雩霏霏雩雩灑灑，卽重言中聲誼相紐者矣。雩亦作滂。雩亦作紛。灑亦作庶，並字異而意同。

讀者遺形而求聲可也。由雩雩而類之。水盛兒曰滂滂。荀子富國篇沝沝如河海。沝滂字同易林未濟之鼎流潦

滂滂。皆斯誼。廣雅釋訓滂滂流也。按流之盛也。馬盛兒曰勝勝。說文勝馬盛也。引詩

曰四牡勝勝。詩小雅北山篇，大雅蒸民篇，並作彭彭。勝彭古音同。鄭風清人篇駟介

旁旁。小雅出車篇出車彭彭。大雅大明篇駟驪彭彭。韓奕篇百兩彭彭。魯頌駟篇以車彭

彭。皆段爲騁騁也。人盛兒亦曰彭彭。詩齊風載驅篇行人彭彭。傳彭彭多貌。多盛誼同。事繁重之兒曰傍傍。詩小雅北山篇王事傍傍。傳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事繁重，故不得已。繁重與盛誼亦通。雋滂騁傍皆从旁得聲。重言皆有盛意。此重言中形聲誼相進而衍之例一也。

由霏霏而類之。雲盛兒亦曰霏霏。楚辭九章雲霏霏而承宇。九歎雲霏霏而隕集。漢書楊

雄傳雲霏霏而來迎兮。

霏霏字同

後漢書張衡傳雲霏霏兮繞余輪。皆斯誼。香盛兒曰菲菲。離

騷芳菲菲其彌章。王注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勃勃卽盛意。九歌芳菲菲兮滿堂。九歎

佩江離之斐斐。

一作菲菲

又誠惜芳之菲菲兮。史記司馬相如傳郁郁菲菲，衆香發越。亦並斯

誼。廣雅釋訓云馡馡香也。字又作馡馡矣。馬盛兒曰馡馡。詩小雅四牡及車牽篇並云四牡馡馡。禮記少儀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鄭注匪讀如四牡馡馡。按匪匪承車馬之美而言

。則馡爲盛兒。乃合其旨。四牡傳馡馡行不止之貌。廣雅釋訓馡馡疲也。皆失之矣。文

章盛兒曰斐斐。詩衛風淇奧篇有匪君子。傳匪文章貌。爾雅釋訓禮記大學並引作斐。按

有斐猶云斐斐。狀文章之盛。陳琳迷迭賦穆斐斐以承顏。張超諂青衣賦麗辭美譽，雅句

斐斐。亦皆斯誼。衣長兒曰排排。史記司馬相如傳紛紛排排。索隱衣長貌。說文裘長衣

兒。蓋省重言以爲訓也。往來頻兒曰斐斐。說文斐下云往來斐斐也。楊雄反騷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王粲羽獵賦鷹大相逐，奕奕霏霏。皆往來頻數之意。漢書梁鴻傳志菲菲兮升降。志菲菲猶云意衰回矣。霏霏斐斐皆从非得聲。而重言皆有盛意。此重言中形聲誼相進而衍之例二也。

由雰雰而類之。香盛兒曰芬芬。詩大雅鳧鷖篇燔炙芬芬。傳芬芬香也。小雅信南山篇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箋芬芬然香。廣雅釋訓芬芬香也。按皆香之盛也。文選蜀都賦芬芬酷烈。甘泉賦懿懿芬芬。景福殿賦馥馥芬芬。亦並斯誼。文章盛兒曰份份。說文份文質備也。引論語曰文質份份。重文作彬。今論語作彬彬。鄭注彬彬雜半貌也。按當訓文質並盛之兒。史記孔子世家我於易則彬彬矣。儒林傳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叙傳孝哀彬彬。蔡邕篆勢文粲粲斌斌其可觀。皆文章盛兒。羣飛兒曰紛紛。莊子山木篇其爲鳥也，紛紛秩秩，而似無能。釋文司馬云紛紛秩秩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李云羽翼聲。皆望文生訓，未足爲據。按紛紛當訓爲羣飛之兒。方與下文引援而飛意合。說文鴛鳥聚兒。一曰飛兒。是鴛固有羣聚之誼矣。廣雅釋訓翁翁飛也。蓋本於莊子。衣長兒曰紛紛。史記司馬相如傳紛紛排排。索隱衣長貌。說文紛紛長衣兒。亦省重言以爲訓也。雜亂之兒曰紛

紛。廣雅釋訓紛紛衆也。粉粉亂也。盛衆與亂。誼之轉延。書呂刑泯泯棼棼。逸周書祭公解汝無泯泯芬芬。孫子兵勢篇紛紛紜紜。荀子解蔽篇涓涓紛紛。漢書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西都賦颺颺紛紛。增繳相纏。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湏湏紛紛。誼並同。零芬份紛紛皆从分得聲。而重言皆有盛意。此重言中形聲誼相進而衍之例三也。

由漣漣而類之。人盛之兒曰儻儻。詩齊風載驅篇行人儻儻。傳儻儻衆貌。玉篇儻儻盛也。彊武之兒亦曰儻儻。詩小雅吉日篇儻儻俟俟。或羣或友。傳趨則儻儻。行則俟俟。

釋文儻本或作庶。說文俟下引作俛俛俛俛。後漢書馬融傳李賢注引韓詩作駘駘駘駘。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韓詩章句云。趨曰駘駘。行曰駘駘。鄭風清人駘介庶庶。傳庶庶武貌。

廣雅釋訓儻儻行也。按皆行走彊武之兒。服飾盛兒曰鑣鑣。詩衛風朱憤鑣鑣。傳鑣鑣盛也。廣雅釋訓鑣鑣盛也。說文憤下引詩曰，朱憤鑣鑣。鑣下云馬銜也。足徵鑣鑣之純爲依聲託事矣。庶漣儻鑣皆以庶爲聲。而重言皆有盛意。此重言中形聲誼相進而衍之例四也。

廣雅釋訓又云霏霏震震漶漶泥泥露露也。按霏霏漶漶古雙聲字。

霏爲日之類古本歸泥漶爲澄之類古本歸定又廣韻漶丁合切猶是古

音之遺也重言皆露多之兒。霏霏者，詩鄭風野有蔓草篇零露漙漙。傳漙漙盛貌。小雅蓼蕭篇零露漙漙。傳漙漙露蕃貌。是其例。震震者。又蓼蕭篇零露漙漙。傳漙漙厚貌。是其例。

。漑漑者，小雅漑露篇漑漑露斯。傳漑漑露茂貌。是其例。泥泥者又蓼蕭篇零露泥泥。傳泥泥沾濡也。露多則沾濡。故廣韻云泥泥濃露也。亦作泥文選謝玄暉始出尙書省詩，凝

露方泥泥。蓋本於詩。於此以觀。霏霏震震漑漑泥泥卽重言中聲誼同類相紐者矣。

由霏霏而類之。福多兒曰穰穰。詩周頌執兢篇降福穰穰。

爾雅論引作穰

傳穰穰衆也。爾雅釋

訓穰穰福也。按訂福多也。漢書郊祀歌穰穰復正直往甯。顏注穰穰多也。言獲福多。並

其例也。穀多兒亦曰穰穰。商頌豐年穰穰。按卽豐年多黍多稌之意。史記涪于髡傳五穀

蕃孰。穰穰滿家。漢書郊祀歌穰穰豐年四時榮。亦並斯誼。紛錯之兒曰壤壤。呂氏春秋

知接篇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高注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爲利

往。文選舞賦注引作蹙蹙

意同。髮亂兒曰鬢鬢。楚辭九歎髮披披以鬢鬢兮，注鬢鬢解亂貌。盛肥之

兒曰臄臄。廣雅釋訓臄臄肥也。是矣。霏穰漢壤鬢臄皆从襄得聲。而重言皆有多意。此

重言中形聲誼相進而衍者五矣。

由震震而類之。言多兒曰譁譁。楚辭九思羣司兮譁譁。洪氏補注譁譁多言也。髮亂兒曰

鬢鬢。坤倉云，鬢鬢髮亂貌。艸木盛兒曰禮禮。詩召南何彼禮禮矣。傳禮猶戎戎也。按釋

文韓詩禮作茂。是傳之戎戎猶禮禮矣。張衡冢賦靈木戎戎。戎戎亦禮禮也。說文茸下云

艸茸茸兒。邶風旄丘篇狐裘蒙戎。左傳僖五年作彪茸。是說文之茸茸卽襜褕之本字矣。濃濃鬢襖，皆从農得聲。而重言皆有多意。此重言中形聲誼相進而衍者六矣。

由漑漑而類之。水盛兒亦曰漑漑。楚辭招魂漑漑江水兮上有楓。七諫溷漑漑而日多。並

其例。按史記司馬相如漑漑隱隱。漢書本傳文選上林賦漑作沈。古從甚從尢之字多通用。書大

作謔。康誥天畏棗忱。風俗通十反篇引忱作謔。詩大明天難忱。斯，說文引忱作謔。蕩其命匪謔，說文引謔作忱。韓詩作諫。是淮南子俶眞訓茫茫沈沈，亦卽漑漑矣

高注沈沈盛貌。讀水出沈沈正白之沈。合其誼矣。忠厚兒曰謔謔。楚辭九章忠漑漑而願

進兮。王注漑漑重厚貌。漢書郊祀歌羣生嘒嘒。注嘒嘒豐厚兒。按漑借字，嘒俗字也。

威視兒曰覲覲。張壽碑覲覲虎視。不折其節。正字作眈眈。易頤虎視眈眈。馬注虎下眈

兒。漢書敘傳六世眈眈。注眈眈威視之貌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眈眈其眄。並其例。重

陰兒曰黶黶。文選束皙補亡詩黶黶重雲。注雲色不明貌。按重陰則色不明矣。文選吳都

賦立蔭眈眈。注眈眈樹重陰貌。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衰柳尙沈沈。班固終南山賦立泉落

落。密陰沈沈。誼與吳都賦同。或施於雲。或施於樹。其意同歸。漑謔覲黶皆从甚得聲

。而重言皆有盛意。此重言中形聲誼相進而衍者七矣。

由泥泥而類之。艸木茂兒曰泥泥。詩大雅行葦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然。文選蜀都賦

總莖柅柅。寢葉藜藜。劉逵注柅柅盛茂貌也。李善注引詩作柅柅廣雅釋訓芄芄茂也。則泥泥爲茂盛

之兒矣。垂轡衆兒曰鞞鞞。詩齊驅垂轡爾爾。傳爾爾衆也。釋文本亦作瀾。今詩作瀾乃禮反

。按玉篇有鞞字。轡垂兒。乃米切。則三家詩爾爾必有作鞞鞞者。與邶風泉水篇飲餞于

瀾，韓詩瀾作坭，同其例矣。又魯頌閟宮篇六轡耳耳。傳耳耳然至盛也。爾耳一聲之轉

也。泥柅鞞皆从尼得聲。而重言皆有盛意。此重言中形聲誼相進而衍者八矣。

就上所舉諸字，異比而類之。雱雱霏霏雱雱雪盛兒也。騁騁駉駉廐廐馬盛兒也。菲

菲芬芬香盛兒也。斐斐份份文章盛兒也。排排粉粉衣長兒也。此各爲聲誼同類相紐者矣

。霏霏震震湛湛泥泥露多兒也。鬢鬢釐釐髮多兒也。襍襍柅柅艸木盛兒也。此亦各爲聲

誼同類相紐者矣。

更參錯而耦之雱。雱霏霏雪盛兒。騁騁駉駉馬盛兒。此二則成耦矣。霏霏雱雱雪盛兒。

菲菲芬芬香盛兒。斐斐份份文章盛兒。排排粉粉衣長兒。此四則成耦矣。霏霏震震露多

兒。鬢鬢釐釐髮多兒。此二則成耦矣。震震泥泥露多兒。襍襍柅柅艸木盛兒。此二則又

成耦矣。於此見語根之蕃茲，有倫亦有耦也。

都凡所舉。略見途徑。讀書者得其要領。則依聲知意。隨文立訓。輻湊於鞞。射無參天

。雖字有段借。文有俗書。可不辨而無惑。矣

(未完)

荀子詩說

余戴海

敘言

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惟荀卿氏。胡元儀荀卿別傳云。荀卿善爲詩，禮，易，春秋。從根牟子受詩。以傳毛亨。號毛詩。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毛詩亦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授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孫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此毛詩得荀卿之傳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而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聖之逸典。探驪得珠。足紹絕學之遺緒。後之說詩者。異端共作。大道多歧

。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爲刺詩。或引以迎合時好。以興比爲戀歌。率違詩人之本志。欲覘古義而得真銓。舍荀子其誰從耶。戴海讀荀之餘。將其中所引詩章。逐條摘記。復詳釋荀書上下文義。而究其解詩之旨。證以毛傳。而考其同異。得若干條。名曰荀子詩說。以備讀荀子之省覽。且作研求毛詩之參證。並見吾國前賢謂毛詩出於荀卿之傳非誣也。民國十五年二月余戴海記於清華學校之第一院。

勸學篇

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詩小雅小明篇文也。毛傳。靖，謀也。正直爲能正人之曲曰直。息，猶處也。沿上文無恆安處解。荀子楊注云。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按荀書此詩上文接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亦與詩意相應。則荀卿引此詩以喻勤學可知矣。無恆安息，靖共，好，等字。皆勤敏之義。蓋學非勤不成。而學卽循正直之道。以化氣質也。如登高山。臨深谿。靖共爾位也。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好是正直也。詩意規君。而荀則勸學。事雖不同。其意一也。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此詩曹風尸鳩篇文也。毛傳。鳩鳩稊鞠也。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其釋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則曰。言執義一，則用心固。詩序曰。鳩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再觀荀書。則曰。蠖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蚺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歷言用心不壹之害。長洲陳碩甫氏疏毛詩曰。又成相篇。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毛傳正用其師說。足證毛詩出於荀卿氏之傳。說苑反質篇。亦引此詩。其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淮南子詮言篇曰。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與荀解詩相同。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

此詩小雅采芣篇文也。毛詩匪交作彼交。古書匪多作彼字。如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

，匪，彼也。蓋彼爲匪之借字。無容區別。毛傳。紓，緩也，廣雅曰。姣，侮也。荀子云。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其下卽引此詩以結之。按匪與非同。不也。交古絞字。與傲同義。紓訓緩。緩，怠慢也。所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則交矣。可與言而不與謂之隱，則舒矣。匪交匪舒。始無以上之弊。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宜爲天子所賜予。荀子解詩。與毛義正同。

修身篇

詩曰。滄滄些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此雅小詩小旻篇文也。毛傳。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不思稱乎上。陳碩甫云。滄滄有強禦之義。滄讀爲是謂脅君之脅。傳云患其上者。言與上爲患也。訛訛有病弱之義。史記貨殖傳。些窳偷生。晉灼注。些病也。應劭注漢書地理志。些弱也。些與訛同。傳云不思稱乎上者。言不思稱報乎上意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之事。荀子云。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詔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親友，而致

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按荀子所謂諂諛之賊。卽詩所詩喻喻些些之輩。排擠善類。指鹿爲馬。喻喻也。泄泄沓沓。同流合污。些些也。小人雖有強弱之別。其工諂諛則一。諂諛者親。謀之不臧。則具是依之謂。至忠爲賊。謀之其臧。則具是違之謂。第詩爲刺君。而荀則教人修身之道也。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此詩小雅楚茨篇文也。毛傳。度，法度也。獲，得時也。動靜周旋。一準乎禮。則禮儀卒度矣。時然後笑。時然後語。則笑語卒獲矣。荀子最重禮數。故其書言禮之處極多。如此篇云。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就祭祀獻酬之事言。而荀則概括論之。然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則與詩意更切合也。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此詩大雅皇矣篇文也。左傳僖九年。公孫枝引此詩以證定國之義。墨子天志中篇。亦引此詩，而釋之云。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荀子重師法。故云，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按荀子意謂文王以順帝之則而有天下。學者苟能順師法。可以正身行而免亂妄。亦猶文王順帝之則也。修身與定國同重。身正則名譽白歸矣。

(未完)

二統歷簡譜

吳其昌

歷朔之學起於邃古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事雖難確攷足徵源遠其後若夏小正月令諸書皆準天象以授人事雖後儒聚訟未得定說然要之三代歷事之注重則可以見矣然端緒龐陳精覈未能故未有歷算專書也漢興襲秦正朔於是張蒼始造顛項歷然延略無倫書又不傳其後落下閔鄧平造太初歷歷朔之書自此始然雖稱八十一年而必差而其實乃不能越數年而已索

其綜集周秦以來推步之術而推陳出新擷綱張目條理秩然成歷算之專書者惟劉子駿三統歷耳子駿而後歷朔專書始繼踪而起編訖造四分術劉洪造乾象術以至於魏韓翊造黃初術自此以下不可勝計而歷法亦稍臻精密矣然則縮轂古今者三統歷也不明三統則前此歷法不得其概後此歷法不明其緒矣故治歷自三統始清之疇人於此致力良劬錢大所有三統術衍三卷三統術鈐一卷李銳有三統術解二卷董祐誠有三統術衍補一卷陳澧有三統術詳說四卷成蓉鏡有三統術補衍一卷吾人生諸儒之後爲易多矣然諸儒所詮不用布算方式故文繁語費而不易知如故今欲彌此缺憾故以新算式譜之以啓幪昧非敢抗諸儒席也

考名 第一

閏法=章歲……(據漢書本文)
 統法=統歲……(據前後文相校)
 其昌按原文推五行統歲分之七十七錢大昕校云統歲當作統法宋本誤李銳云統歲卽統法陳澧亦以爲統歲卽統法今合前後文校之統歲統法通用之處尙不止一端尙之蘭甫說是也
 元法=元歲……(據前後文相校)

見中法=見率……(據李銳說)
 見中分=中率……(據李銳說)
 見中法=見數……(據錢大昕說)
 見中法=星見數……(據漢書本文)
 小復=小周……(據陳澧說)
 太陽大周=焚惑歲數……(據漢書本文)
 太陰大周=辰星歲數……(據漢書本文)

紀母第二

日法=(黃鐘之長)²=(9)²=81

閏法=(天終數+地終數)=(9+10)=19

統法=(日法×閏法)=1539

會數=[3(天終數)+2(地終數)]=[3(9)+2(10)]

=47

通法= $\frac{\text{月法}}{4} = \frac{2392}{4} = 598$

中法=(章月×通法)=(235×598)=140530

歲中=(3×4)=12

期望=[(25×3)+(30×2)]=135

統月=(會月×3)=19035

章中=(閏法×歲中)=228

元中=(統中×3)=55404

周至=(閏法×3)=57

元法=(統法×3)=4617

章月=(會數×5)=235

月法= $29\frac{43}{81} = (2349+43) = 2392$

其昌按此據陳澧說陳說是也

周天=(章日×月法)=(235×2392)=562120

月周=(章月+閏法)=254

會月=(會數×期望之數)=6345

元月=(統月×3)=57105

統中=(日法×章中)=18468

策餘=[(元中×10)-周天]=8080

會歲=(會數×9)=513

其昌按此條原文所無

據下推月食法考補

統母第三

第一木星

1. 歲星小周=(木三×金四)=12

2. 歲星歲數=(小周×坤策44)=1728

3. 見中分=(歲星歲數×歲中)=20736

4. 見中法=(歲星歲數—歲星行率)=1583

其昌按歲星行率爲145見下文

5. 積中= $\left(\frac{\text{見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right) = 13 \frac{157}{1583}$

6. 見閏分=[19(歲星歲數× $\frac{7}{\text{閏法}}$)] = 12096

其昌按 $\frac{7}{\text{閏法}} = \frac{7}{19} = \frac{7}{19}$ = 歲閏因十九年中計共有七閏也

7. 見月法=(章歲×見中法)=30077

8. 積月=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歲星歲數} + \text{見閏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right) =$

$13 \frac{15079}{30077}$

9. 見中日法=(元法×見中法)=7308711

10. 見月日法=(統法×見中法)=2436237

第二金星

1. 太白小復=2(金四×火二)=16

2. 太白歲數=(小復×乾策216)=3456

3. 見中分=(太白歲數×歲中)=41472

4. 見中法=(太白歲數—太白行率)=2161

其昌按太白行率原文未言以式推之當是1295

5. 積中= $\left(\frac{\text{見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right) = 19 \frac{413}{2161}$

6. 見閏分=[19(太白歲數× $\frac{7}{\text{閏法}}$)] = 24192

7. 見月法=(章歲×見中法)=41059

8. 積月=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太白歲數} + \text{見閏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right) =$

$19 \frac{32030}{41059}$

9. 見中分=(見中分× $\frac{9}{16}$) = 23328

其昌按 $\frac{9}{16}$ 分子之九卽下文所云東九西七

晨則星在東也

10. 積中= $\left(\frac{\text{晨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right) = 10 \frac{1718}{2161}$

11. 夕中分=(見中分 $\times \frac{7}{16}$) = 18144

其昌按分子之七者東九西七夕則星在西也

$\frac{7}{16}$ 者與上 $\frac{9}{16}$ 同一原理即 $\frac{7}{7+9}$ 與 $\frac{9}{7+9}$ 也

12. 積中 = $\left(\frac{\text{夕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 \right) = 8 \frac{856}{2161}$

13. 晨間分=(見間分 $\times \frac{9}{16}$) = 13608

14. [補]晨見歲數=(太白歲數 $\times \frac{9}{16}$) = 1944

其昌按此據錢大明陳禮說補無晨見歲數則

不能得晨積月也

15. 積月 =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晨見歲數} + \text{晨間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 \right) =$

$\frac{11 \ 5191}{41059}$

16. 夕間分=(見間分 $\times \frac{7}{16}$) = 10584

17. [補]夕見歲數=(太白歲數 $\times \frac{7}{16}$) = 1512

18. 積月 =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夕見歲數} + \text{夕間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 \right) =$

$\frac{8 \ 26848}{41059}$

19. 見中日法=(元法 \times 見中法) = 9977337

20. 見月日法=(統法 \times 見中法) = 3325779

第三土星

1. 鎮星小周 = 2(土五 \times 木三) = 30

2. 鎮星歲數 = (小周 \times 地策 144) = 4320

3. 見中分 = (鎮星歲數 \times 歲中) = 51840

4. 見中法 = (鎮星歲數 \div 鎮星行率) = 4175

其昌按鎮星行率為 145 見下文

5. 積中 = $\left(\frac{\text{見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 \right) = 12 \frac{1740}{4175}$

6. 見間分 = [19(鎮星歲數 $\times \frac{7}{16}$)] = 30240

7. 見月法 = (章歲 \times 見中法) = 79325

8. 積月 =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鎮星歲數} + \text{見間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 \right) =$

$\frac{12 \ 63300}{79325}$

9. 見中日法=(元法 \times 見中法) = 19275975

10. 見月日法=(統法 \times 見中法) = 6425325

第四次星

1. 焚惑小周=[金二×(34—2)]=64

其昌按(34—2)者錢大明曰焚惑每二歲而行天一周尚餘三十二有奇故曰過初積至六十四歲則行天三十四周計多行二周今按錢說是也故從之惟錢云尚餘則非尚餘乃又逾也

2. 焚惑大周=(小周×乾策216)=13824

3. 見中分=(焚惑歲數×歲中)=165888

4. 見中法=(焚惑歲數—焚惑行率)=6469

其昌按焚惑行率爲7355見下文

5. 積中= $\left(\frac{\text{見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right) = 25 \frac{4136}{6469}$

6. 見閏分=[19(焚惑歲數× $\frac{7}{\text{閏法}}$)] = 96768

7. 見月法=(章歲×見中法)=122911

8. 積月=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焚惑歲數} + \text{見閏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right) =$

$\frac{52954}{26} \frac{122911}{122911}$

9. 見中日法=(元法×見中法)=29867373

10. 見月日法=(統法見×中法)=9955796

第五水星

1. 辰星小復=(水一×64)=64

2. 太陰大周=(木復×坤策144)=9216

3. 見中分=(辰星歲數×歲中)=110592

4. 見中法=(辰星歲數—辰星行率)=29041

其昌按辰星行率原文未言以式推之當是(辰星歲數—辰星行率)但辰星歲數只9216何以減行率而反爲29041各家皆不能解釋此故故各式盡經推算惟此但能依原文書其等數不敢強爲之說也

5. 積中= $\left(\frac{\text{見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right) = 3 \frac{23469}{29041}$

6. 見閏分=[19(辰星歲數× $\frac{7}{\text{閏法}}$)] = 64512

7. 見月法=(章歲×見中法)=551779

$$8. \text{積月} =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辰星歲數} + \text{見閏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 \right) =$$

$$3 \frac{510423}{551779}$$

$$9. \text{晨中分} = \left(\text{見中分} \times \frac{9}{16} \right) = 62208$$

$$10. \text{積中} = \left(\frac{\text{晨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 \right) = 2 \frac{4126}{29041}$$

$$11. \text{夕中分} = \left(\text{見中分} \times \frac{7}{16} \right) = 48384$$

$$12. \text{積中} = \left(\frac{\text{夕中分}}{\text{見中法}} + \frac{\text{中餘}}{\text{見中法}} \right) = 1 \frac{19343}{29041}$$

$$13. \text{晨閏分} = \left(\text{見閏分} \times \frac{9}{16} \right) = 36288$$

$$14. \text{[補]晨見歲數} = \left(\text{辰星歲數} \times \frac{9}{16} \right) = 5184$$

$$15. \text{積月} =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晨星歲數} + \text{晨星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 \right) =$$

$$2 \frac{114682}{551779}$$

$$16. \text{夕閏分} = \left(\text{見閏分} \times \frac{7}{16} \right) = 28224$$

$$17. \text{[補]夕見歲數} = \left(\text{辰星歲數} \times \frac{7}{16} \right) = 4032$$

$$18. \text{積月} = \left(\frac{\text{章中} \times \text{夕見歲數} + \text{夕閏分}}{\text{見月法}} + \frac{\text{月餘}}{\text{見月法}} \right) =$$

$$1 \frac{395741}{551779}$$

$$19. \text{見中日法} = \left(\text{元法} \times \text{見中法} \right) = 134082297$$

$$20. \text{見月日法} = \left(\text{統法} \times \text{見中法} \right) = 44694097$$

$$\text{[附] 太陰太陽合數} = \left(\frac{\text{發歲歲數} + \text{辰星歲數}}{2} \right) = 11520$$

西漢賦注

美人賦

司馬長卿

西京雜記云長卿常有消渴疾乃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

司馬相如美麗閒都。

上林賦妖冶閒都師古注閒都雅麗也

遊於梁王。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以嘗為郎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

徒相如見而悅之

因病免客游梁

梁王悅之。陽鄒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

宋玉賦身體容冶

汪吟龍

美容妖一作麗不忠。楚詞大招滂心綽態妖麗施只王逸注妖好也按妖妓古通用史記司馬相如傳妓治烟都漢書作妖楚詞九歌靈偃寒兮妓服妓一作妖即其證將欲媚辭取悅。游

王後宮。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

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

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論語齊人饋女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望朝歌而迴車。鄒陽上梁王書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李善注引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章樵注引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

少長西土。漢書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鰥處獨居。東方朔答客難廓然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

一女子。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雲髮豐豔。章樵注引詩鬢髮如雲按見鄒風君子偕老篇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左桓元年傳美而豔蛾眉皓齒。

章樵注引詩鬢首蛾眉按見衛風碩人篇楚詞大招朱顏皓齒辨以誇只注皓白也顏盛色茂。景曜光起。說文景日光也曹植洛神賦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恆翹翹而西一作顧

出之意此常訓爲翹佇之兒與詩意通詩大雅皇矣乃眷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

。臣棄而不許。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而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

。朝發溱洧。暮宿上宮。詩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衛風桑中要我乎桑中期我乎上宮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從容鄭衛溱洧之間又宋玉對楚王問暮宿於孟諸離宮閒館。

上林賦云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又靈園燕於閒館寂寞雲虛。門閣晝掩。爾雅釋宮小曖若神居。離騷衆變然而蔽之文靈蔽按夢瑣並俗變字說不見也

臣排其戶。而造其堂。廣雅釋詁排推也又釋言造詣也芳香芬烈。黼帳高張。黼帳繡帳也宋玉招魂弱阿拂壁羅幃張些有女獨

處。詩唐風葛生誰與獨處婉然在牀。詩鄭風野有蔓草清揚婉兮毛傳婉然美也奇葩逸麗。淑質豔光。易繫辭傳法質體也覩臣遷延微

笑而言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散悶靡徙遷延而辭避李善注引尚書大傳子夏乃遷延而退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

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宋玉對楚王其問為陽春白雪國中周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又宋玉賦賦為幽蘭白雪之曲

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章樵注引詩女心傷悲按見幽風七月篇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

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宋玉賦賦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詩王風君子于

役日之夕矣。玄陰晦冥。流風慘冽。曹植洛神賦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古詩十九首北風何慘慄李善注引毛詩二之日慄冽毛萇曰慄冽寒氣也按見幽風七月篇今本作栗烈素雪飄零

。曹植朔風詩今我爾雅釋詁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鍾薰香。章樵注云旋止索雪雲飛

闕房寂謐。晉書劉寶傳寶詣石崇家角枕

鉅音直香毳枉席間可旋轉者西京雜記記長安巧工丁緩見有絳蚊帳榻褥甚麗舖帳低垂。衲褥重陳。

橫施。章樵注引詩角枕案女乃弛其上服。弛解表其褻衣。褻衣重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

臣。柔滑如脂。詩衛風碩人臣乃氣服。一作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詩衛風氓秉志不回。

詩衛風定之方中秉心塞淵毛傳秉操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引詩曰翻飛維鳥並引翻然高舉。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按見頌小苾篇今本翻作拚與彼長辭。

周官聯事考

此稿交到稍遲故未能依次排列 編者識

王鏡第

周監二代。爰造六典。正位設官。首隆分職。

周禮天官冢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地官春官夏

官秋官敍首皆同，

治教禮政刑事之屬，皆有專司。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教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蓋自職責既明。官守有限。辨治分功。事無不舉。乃慮其末流之弊。將至於局而不通。吏私其政。而不相繫維。故於分治之中。更有官聯一法。國有大事，則合六官共舉之。如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屬，謂之六聯。不以其既屬於一官，即非他官之所過問

也。

周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鄭氏注云：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爲連，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

茲就其具於周官者。類舉於左。

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戒誓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曰，遂戒，及執事，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亨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小宰，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內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外饗，掌外祭之割亨，亨人，祭祀共大羹剛羹，甸師，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蔬之屬，獸人，凡祭祀共其死獸生獸，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鱸鱠，鼈人，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臠凡腊物，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凌人，祭祀共冰鑑，籩人，凡祭祀共其薦羞之實，醯人，掌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冪人，祭祀掌共巾幕

幕人，凡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掌次，凡祭祀張旅幕，外府，凡祭祀共其財用之幣，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牲，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師氏，保氏，凡祭祀，王舉則從，司門，祭祀之牲牛繫焉，監門養之，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處其野牲，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川衡，祭祀共川奠，澤虞，凡祭祀共澤物之奠，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舂人，祭祀共盥盛之米，饔人，掌凡祭祀共盛，廩人，掌豢祭祀之犬，

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曰，

宿眡滌濯，淊玉鬯省牲饌，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曰，逆盥省饌，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曰，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曰，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鬯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鬱人，掌裸器，詔裸將之儀，與其節，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雞人，大祭祀，夜呼日以詔百官，凡祭祀面禳鬯共其雞牲，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典瑞，祭祀共其玉器而奉之，司服，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六宮之人共盥盛，內宗，掌宗廟祭祀薦加籩豆，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眡豆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磬師，凡祭祀奏縵樂，鍾師，凡祭祀奏燕樂，笙師，凡祭祀共其鍾笙之樂，搏師，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旄人，凡祭祀舞其燕樂，籥師，祭則鼓羽籥之舞，大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大祝，掌六祝之詞，以事鬼神示，辨九祭，凡大禋祀肆享祭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號祝，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曰，戒及宿之曰，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曰，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司常，凡祭祀建其旗，

夏官大司馬，大祭羞牲魚授其祭，小司馬，凡小祭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射人，祭祀則贊射牲，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射鳥氏，以弓矢毆鳥鳶，掌畜，祭祀共卵鳥，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大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舞者兵，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校人，凡大祭

祀毛馬而頒之，

秋官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曰，蒞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曰，奉其明水火，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士師，祀五帝則沃尸，犬人，掌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司隸，邦有祭祀，則掌其煩辱之事，司烜氏，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銜枚氏國有大祭祀，令禁無踰，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威，

冬官，書雖亡，據上例之，則其執事之繁，當不亞於他官，

此祭祀之聯事也。

天官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小宰 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宰夫，凡朝覲會同，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膳夫王燕飲酒，則爲獻主，庖人，共賓客之禽獻，外饗，掌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亨人，賓客共大羹鉶羹，獸人，凡賓供其死獸生獸，獸人，凡賓容共其魚之蠶蔞，臘人，凡賓客共其腊脯凡乾肉之事，酒正，共賓客之禮酒，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漿人，共賓客之稍禮，凌人，賓客共冰，籩人，賓客之事共

其薦籩羞籩，醢人，凡賓客共薦羞之豆實，醢人，凡賓客共醢，鹽人，賓客共其形鹽散鹽，幕人，凡朝覲會同共其帷幕掌綬，掌次，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外府，凡賓客共其財用之幣，世婦，掌賓客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

地官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鄉師，大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封人，凡賓客大盟，則節其牛牲。牛人，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遺人，凡賓客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司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啟關則爲之告，遂人，凡賓客令修道而委積，遂師，凡賓客則巡其野道，庀其委積，委人，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川衡，賓客共川奠，澤虞，凡賓客共澤物之奠，舂人，賓客共其牢禮之米，饌人，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

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凡大賓客，王后不與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瓊果。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肆師，凡大賓客蒞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儻，鬱人，凡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典瑞，凡賓客之事，供其玉器而奉之，內宗，掌賓客之饗食薦加豆籩

，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大師，大饗率瞽登歌令奏擊拊，搏師，饗食賓射，鼓其金奏之樂，韎師，大饗則率其屬而舞之，旄人，凡賓客舞其燕樂，籥師，賓客饗食，則鼓羽籥之舞，大史，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夏官大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凡小會同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量人，凡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羊人，賓客共其法羊，射人，會同朝覲作大夫介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諸子，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旅賁氏，凡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校人，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賓客受其幣馬，

秋官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方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率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

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
此賓客之聯事也。

(未完)

文苑

擬張皋文鄧石如篆勢賦

井序原韻

汪吟龍

厥初生民，渾噩茫晦，逮及燧人，結繩以紀，大哉羲皇，實天生德，始畫八卦，永垂世則，倉沮肇興，益張厥勢，百王作書，萬古不廢，有周中興，餘緒用恢，石鼓刻文，遠莫可追，秦勒會稽，稍異陳倉，鄒繹登封，庶見典章，碧落神讖，差亦接武，斯翁之後，當塗獨步，李陽冰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陽冰嘗爲當塗令，今邑中未見陽冰書碑，我來于湖，今安徽尋訪已耘，載道仆碑，引書維伋，當塗境內仆碑載道，多篆額，然難得佳者，襄垣謙卦，舉世稱工，襄垣今安徽蕪湖，謙卦碑爲陽冰篆書，在蕪湖孔廟，今改爲襄垣學校，三宿興歎，疇能繼蹤，猗歟鄧君，匪作伊述，酷耽玉箸，尤工鐵筆，以隸爲篆，古今茂如，安吳包君，有傳稱譽，堂堂張子，好古能賦，思抽湧泉，體辨垂露，中郎有作，蔡邕有篆勢文，異代同觀，賤子不才，濡墨染翰，其辭曰，

將往復回。既縱仍追。屹兮如華表之凌雲。互兮如橫波之隕圯。汎兮逝水百派而同歸。密密䟽䟽。磊磊落落。慘淡經營。神奇制作。始游心於默契。終觸手而歡遝。結想窈冥。

。不動不驚。若枯禪習靜。不聞雷霆。散布垂慘。一陽一陰。若花枝低亞。微受和風。或頓蕩舒徐。或從衡出入。或綽約輕盈。或吐納張翕。或劍佩趨踰。或波濤沸溢。翳鬱網組。錯綜披紛。遠而望之。若巨魚悠然而逝。掉脩尾之莘莘。卽而察之。若國棋對奕。從容布子。黑白而相分。非薑尾之可象。豈鐵線之足擬。異科斗與鳥跡。溯文字之造始。嗟人世之就簡。信好古之實稀。探六書之秘奧。徵斯文而誰歸。

詩

中原一首贈張

禮字雪崖四川營山人與盼遂同學于山西大學
甲子三月十五日

劉盼遂

中原亂無象。戎索蕩舊常。佞慮替倉史。鱗介易冠裳。論語摧爲薪。甯言義與皇。杖策

嘆世者。睠顧盡焉傷。異軍起太原。儀容何赫煌。鄭鄧州鄭張雪崖龐荷澤龐王黃巖王李荷澤

俊冠黃陂邱宗邱鼎峙生武許昌鄧荷澤洪黃巖洪楊南充楊建矢志揆文教。畜意掃攬槍。共結讀書社。

隱若待敵強。縹緲十萬卷。金龜垂琳瑯。顯侈復幽討。往往截紫鯨。國運系學脈。遠勝

於佳兵。嬰幸余小子。搢衣侍末行。晨昔聆道論。沈疴起膏肓。就中所嚴異。尤在營山

張。吐辭駕秋濤。落筆粲春英。大斧遇盤錯。謀然斬鷄肪。名理指不至。用世說文學篇語長嘯響

凝梁。與我居同舍。澈夜語浪浪。苦茗煩招呼。得句待平章。機雲分瓦廡。儼乃弟若兄

。天地胡不仁。嚴親告終堂。子時出先
三叔父祿愴恨趣歸路。尉薦相扶將。感茲淚交搗。願言中心

藏。一自違光儀。望舒四五更。悠悠阻長河。欲濟失舟航。懷君不能寐。姑酌彼兕觥。

今君竟版業。晝錦返故鄉。

君畢業即拜四川
省公署秘書之命

亂山鳴杜宇。春樹嚙蒼庚。瞿塘柳黯黯。嘉陵

江花明。當此艷陽節。奮翼起高翔。海鷗圖南冥。雕隼擊秋霜。發軔從今茲。乘風萬里

長。天心未夷亂。豺豹正從橫。太阿時一割。善哉用其芒。嗟余羈行役。無計豫供張。

時予正課國文於山
東第二女子師範

引領望并門。烟樹正蒼蒼。思心若晉水。日夜流未央。仰古懷陳雷。與君

得同庚。天稟澹泊懷。又與君韻頰。期當十年後。相與投綬章。考槃峨眉阿。風雨共寒

槩。搜奇跨羽瓔。解字注凡將。償我讀書願。佚老

用莊子大
宗師語

發國光。淵路有贈言。我則尋

舊盟。

雪崖有約劉盼遂
讀書峨眉山詩

歌此作久要。亮君紉無忘。微懷積憂患。欲語摧中腸。憑醉一操翰

拔劍起傍皇。

呈屈春波世丈

聞惕生

憶昔我先子。綺歲勤詩書。十年歷江漢。學道形苦劬。堂堂傳魯公。乃用相揚揄。修修
飭巖宇。落落遺凡夫。沈冥寄一世。慷慨終長途。弱植泣孤兒。哀哉生我初。疆近無所

親。父執交游疏。黽勉企遺輝。怵惕規前模。倒屣愁風塵。低首曳長裾。竭來趨丈人。仰見形容懼。遺直古所敲。至性今則無。秋水立孤鴻。丹淵蘊玄珠。薄宦居危邦。明德歌白渠。感舊含悲辛。相顧起長吁。昨朝賜尺簡。拔我置座隅。驚喜動悲戚。繾繾成歎。未甘原憲貧。竊效闕澤迂。敢須鞭策勞。勉矣竭駘駘。

憶梅

丙寅二月。居清華園。庭院沈沈。綠陰冉冉。黃昏月上。徙倚塔前。照眼寒輝。攢懷別恨。感時序之易改。傷吾生之多勞。孤山梅蕊。已隔歸期。陌上桃枝。方滋斌媚。撫繁華之短景。鬱清冷之長思。萬里情懷。悽悽曷極。寸心孤抱。漠漠誰開。事異心違。哀沈志上。屈君香草之辭。惟資寄意。玉谿牡丹之什。聊以寫心。亦有爲而長吟。羌或離於故實。興物比事。庶其指焉。

春入荒園綠滿堆。逡巡隨意坐莓苔。高樓歷歷寒香斷。澗草萋萋舊夢回。小月疏簾今夕冷。關山細雨隔年開。蕭疏此日知何似。暮靄斜枝自可哀。

已知疏影斷紅牆。縞素猶憐舊日粧。萬里湖湘杳消息。半窗煙月想衣裳。紅鱸對酒香凝屋。長笛臨風雪滿牀。三載僇停舊游處。鏡前容得細思量。

高標應未損芳姿。小院輕寒緒別思。哀艷亭亭人去後。清愁淡淡日斜時。深憐野屋甘長冷。底事天涯歸又遲。爲語孤山新眷屬。且容珍惜一枝枝。

落花

汪吟龍

雨虐風饕驚昨夜。紅稀綠暗悵空園。墜樓人去猶聞笛。買賦金虛獨閉門。亂點翠苔留倩影。偶牽絲柳繫芳魂。可憐孤負閒鶯燕。蜨怨蜂愁莫更論。

臥病

欷愁怕聽五更風。減却枝頭爛漫紅。燕遶畫梁人寂寂。柳拖朝靄雨濛濛。子規啼處春芳歇。婪尾開時茂苑空。底事文園長臥病。誤他花事藥爐中。

詞

眼兒媚

新月

汪吟龍

娟娟新月畫樓西。斜挂暮雲低。明河瀉影。疏星隱耀。遠樹煙迷。柳眉初展鈎兒樣。靜夜映清池。魚龍應避。絲綸誰把。待掣鯨鯢。

夜涼如水日初收。天氣近中秋。暮雲低捲。衆星環拱。新月西流。畫眉京兆偏多事。

描就翠蛾愁。銀彎微蹙。金波虛映。有客凝眸。

滿江紅 赤壁

聞揚

繞郭長江。向東下何時是了。空洗盡。沈江鐵戟。印沙鴻爪。詞客顛連詩酒誤。英雄辛苦山河老。問當年戰蹟幾人知。都紅蓼。吹不斷。東風好。捲不盡。波光渺。贛荒城古寺。隔江雲繞。江左爲武昌故城。有寒谿寺。夕照斜堆江上屋。濤聲夜打蘇公廟。更殘碑斷碣已難尋

·埋荒草。

